

# 从一秒 到一生

Congyimiao  
Daoyisheng

QINGNIAN  
WENZHAI  
**青年文摘**

青年文摘25周年典藏本  
爱 情 卷

本卷主编：邱叶芃 龚 蕾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# 从一秒到一生

C o n g y i m i a o d a o Y i s h e n g

**本卷主编:** 邱叶芃 龚 蕤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从一秒到一生:爱情卷/榛生等著. —北京:

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6

(青年文摘 25 周年典藏本系列丛书)

ISBN 7-5006-6707-8

I. 从... II. 榛... III. ①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②散文  
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5623 号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[www.cyp.com.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465110 营销中心电话: (010) 64065904

聚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\*

635×965 1/16 15 印张 3 插页 160 千字

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20,000 册 定价: 16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84047104

## 版 权 声 明

本杂志社策划编辑的“青年文摘25周年典藏本”系列丛书《成功在下一步之外》、《从一秒到一生》、《一滴有自己声音的水》，虽经多方联系，但由于涉及作者较多，截至发稿，本杂志社尚未能与部分作者取得联系。为了保证此书的顺利出版并尊重作者的著作权，本杂志社特此声明，敬请未取得联系的作者来电来函，以便按有关规定付酬。

联系方式如下：

[联系人] 毛淑萍

[通讯地址]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路3号浩鸿园静园3层B室  
青年文摘杂志社图书部

[邮政编码] 100028

[电 话] 010—64465110

[传 真] 010—64465110

青年文摘杂志社

# 目 录

CONTENTS

## 第一辑 爱人同志(1981~1985)

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/ 作为树的形象和  
你站在一起 / 根，紧握在地下 / 叶，相触在云里  
/ 每一阵风过 / 我们都互相致意 / 但没有人 /  
听懂我们的言语

小城街的安琪儿 陈俊文/3

母亲与小鱼 严歌苓/9

爱人同志 闻树国/14

青 果 苗秀侠/20

北大情事 孔庆东/27

情 书 谢琳 琳/35

露天电影院 闲 愁/39

## 第二辑 少年岂识情滋味(1986~1990)

如何让你遇见我 /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/ 为这 /  
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/ 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  
缘 / 佛于是把我化做一棵树 / 长在你必经的  
路旁

断鸿声里 陈章汉/45

庐山奇恋 李家容/50

## 目 录

- 槐树下的痴情 康 妮/55  
那初恋的时光 林 静/60  
少年岂识情滋味 沙叶新/63  
忧愁河上的金桥 小 舟/69  
系于一发 [奥地利]卡尔·施密特/72

### 第三辑 喊我自己的名字(1991~1995)

我不知道这爱情是什么 / 它不只存在于一个人的眼睛里 / 或者一处美丽的风景中 / 有些人时时感到它的存在 / 有些人一生也未曾感到过它

- 红围巾 蔡 雁/77  
请给我长大的机会 禾 谷/81  
喊我自己的名字 吴望新/85  
爱情·婚姻,螺钉和螺母 乔 叶/88  
爱的故事 刘国芳/92  
情人扣 他 他/95  
我最爱的女孩嫁了 吕高排/100  
敲三下,我爱你! (台湾)琼 瑶/106  
终极之爱 蔡玉明/110

### 第四辑 中文系的手语(1996~2000)

我们的疼痛,我们的疲惫 / 我们爱过的人 / 都会留在稀疏的皱纹中 / 你看, 在我们几十年的经历中 / 皮肤的颜色就这么由浅 / 愈变愈深

##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|
| 爱情没有试验田      | 罗 西    | /117 |
| 最后一张照片是莲花    | 郭忠信    | /121 |
| 那一夜,我们生死相依   | 胡庆云    | /124 |
| 天秤座和她的守护星    | 姚秀蓉    | /129 |
| 小巴掌          | 李清澄    | /134 |
| 欧洲的天空下不下雨    | 安 颠    | /138 |
| 为爱奔跑         | 唐 果    | /146 |
| 中文系的手语       | 冉 烨    | /149 |
| 抹去我血色初恋的阳光男孩 | [美]吴亚雄 | /152 |
| 很爱很爱你        | Ducky  | /161 |
| 两粒沙的爱情       | 佚 名    | /165 |

### 第五辑 遇见爱情(2001~2005)

他们两人都相信 / 是一股突发的热情让他俩交会 / 这样的笃定是美丽的 / 但变化无常更是美丽 / 既然从未见过面, 所以他们确定 / 彼此并无任何瓜葛 / 但是听听自街道、楼梯、走廊传出的话语—— / 他俩或许擦肩而过一百万次了吧?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|
| 摘 星 (台湾)吴若权 | /171  |      |
| 像莉香一样爱你     | 杨晓燕   | /180 |
| 网上的暖色       | 网 友   | /186 |
| 请等我,在地铁站口   | 株 生   | /191 |
| 更浪漫的人       | 佚 名   | /198 |
| 几月黄花落满地     | 雪小祥   | /200 |
| 我们是糖,甜到哀伤   | 新鲜旧情人 | /206 |
| 海拔5300米的爱情  | 文清丽   | /211 |

## 目 录

- 手机里有个海洋 优 游/217  
爱情像鸡毛一样飞舞 安 宁/221  
遇见爱情 Booboo/226

# 第一辑 爱人同志 (1981~1985)

我如果爱你——  
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 
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；  
我如果爱你——  
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 
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，  
也不只像泉源  
长年送来清凉的慰藉；  
也不只像险峰  
增加你的高度，衬托你的威仪，  
甚至日光。  
甚至春雨。  
不，这些都还不够！  
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  
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。  
根，紧握在地下  
叶，相触在云里。  
每一阵风过  
我们都互相致意，  
但没有人  
听懂我们的言语。

——《致橡树》舒婷



于是,她在前,他跟后;一个送报刊,一个赠学习材料。他极力保持要同她并行,和她交谈。她两眸直视前方,傲然不可侵犯。

► 陈俊文

## 小城街的安琪儿

投递室。陶玉洁在整理报刊、信件。她熟练地把它们归类归项,一扎扎插放在自行车邮袋内。

她,神色专注,手儿灵巧,草绿色服装穿在身上,透出一种朴素淡雅的美。她有不错的骑车技术,当她自豪地骑着那辆油绿闪亮的车子时,会给这偏远的县城增添一种生活的情调。街道上的小伙子瞧见她,竟会神奇地产生一点心灵上的欣慰。

她插放好报纸,走向桌边。百忙中去嗅一嗅窗台上的“虞美人”:花儿伸展着长长的脖颈,正在施展自己娇美的情态。窗外飘洒着细碎的毛毛雨;天空呈现着雾蒙蒙的灰蓝色。她推开窗,伸头探一探,雨丝飞在脸上;她皱一皱眉,然后扭头看看门口,门口没人。再伸腕看看手表,又重新瞥一眼门口,仿佛是等候什么人进

来,而又害怕什么人进来。其实,也没什么人进来。

每逢中午,她的邮车停在百花巷27号门口时,那儿总提前站着一个青年:高挑个儿,白脸,头梳得光光的……她从信件的传递中知道他名叫夏雨田。车子一停,他会主动热情地迎上来,道一声:“辛苦!”便露出讨好的微笑,伸手接取报刊、信件。

不知为啥,她在别人家笑盈盈的,可到了他面前,却不肯多说。瞧他那股劲吧:《人民文学》什么时候到啊?《中国青年》来了没有呀?今天怎么少了一张报纸啊?……真是!还有:每天累不累呀?下雨天怎么办呀?家在哪儿住呀?等等。总想拖住她多搭讪几句;还一个劲儿殷勤地往家里让:喝水呀、坐会儿呀……每逢这时,姑娘总是颊上泛起一层红晕,只管“嗯”“啊”点头或者摇头。

老实说,玉洁并不是在小伙子面前故意显得清高,而是瞧不起他们在姑娘面前讨好或是干别的调皮营生。当她驱车在某一条街巷里,常常会有那么三五个小伙子突然出现在她面前,她拼命按铃,他们却毫不理会。于是,她决不示弱,将前轮伸进他们之间的缝隙,然后一扭车把,巧妙地拨开一个,突出重围。后边传出一阵嘻嘻哈哈的笑,夹杂着几声呼哨儿。还有,当她在早点部的桌上喝豆浆时,也会有他们的影子出现:他们坐到她对面的板凳上,互相挤眉弄眼,然后又互相夸耀着自家新买的进口彩色电视机、录音机,有意对一对表,亮出那进口自动表的白光。在这种情形下,陶玉洁不卑不亢,会以挑衅性的目光回敬他们。只是有一次,当小伙子们将“栗原小卷”说成“票原小卷”时,她忍不住“噗嗤”笑了,纠正了他们。不想他们竟受宠若惊,想上前讨好。正欲讪讪地搭言,她却用素白的手帕抹一下嘴唇,走了。他们发现:她抹嘴的动作实在迷人。

她热爱自己的工作，油绿的邮车总是擦得闪闪发亮。一年多来，她同全县每个机关、单位，每条小街，包括每家每户都熟透了！当然也有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子。对于那些为大干“四化”忙透了的，她会主动帮他们取款汇款，寄送、领取包裹，想方设法帮他们订阅需要的报刊，借阅各种资料。要是你愿意，信也会替你写的！

相反，那些拦路的，讨好的，穿喇叭裤、唱香港歌曲的哥儿们，仗着家庭的优越，不愿干平凡的工作，终日炫耀家中的高档商品，夸耀老子有功……她便讨厌死啦！每逢她送报进了他们的院子，看见他们睡在躺椅上只顾品茶时，她扔下报刊就走；你也想让她帮什么忙吗，她会冷冷地答：“大家都忙啊！”

多少人在关心她的终身大事啊！凡托媒提亲的人都会许下一个愿：把她调到轻松的单位去，再不用整天费力地踏那辆车……可惜，他们都错了！她瞧不起她的几个同学，从厂矿、从饭馆、从理发店挖门子往外调；找个有钱有势人家的儿子，跟上享清福。

眼下，这个叫夏雨田的小伙子，可是个什么料呢？他竟然胆敢挑上了她。哼！

一次，玉洁打开签字卡，指着一处空格示意他签字。凭着姑娘家独有的敏感，她觉察到对方在偷偷打量她。她立即垂下自己长长的、好看的睫毛。他把字签错了格儿。哎！每天下午都要和他应付；每次距他家还有一段呢，就隐隐约约瞧见他站在那儿等。他是学习过分积极呢？还是另有别的什么意思？

另一天，当她亲手将报刊递到他手里时，意外地听到对方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心底的赞美：“谢谢！小城街的安琪儿！”她恼怒地瞪他一眼，调转车头，推了就走。

到了晚上，她独自呆在宿舍，借来本汉语词典去查。她明确

了，“安琪儿”是英文谐音，意同“天使”。她又查“天使”，啊！她的脸有点发烧了：天使——“她”从天上来，“她”是神的化身，“她”是对青年女子的一种美好的称呼。她的心在突突地跳。

上个月的一天。当她又将邮车骑到小夏门口时：咦？他也推了一辆绿色的自行车。后架上夹着一沓什么宣传品。她瞟了一眼：是“用电须知”，她这才想起，他大概在供电部门工作。不晓得为什么，她今天态度温和了，还对他笑了一下。

他也微笑着，依然是讨好的神情：“体验一下你的生活，咱们一路，行吗？”她没有回答，仰头望望灰蒙蒙的天空，自言自语：“又要下毛毛雨了！”眼光流露的意思却是：“你到底要怎样呢？”

于是，她在前，他跟后；一个送报刊，一个赠学习材料。他极力保持要同她并行，和她交谈。她两眸直视前方，傲然不可侵犯。在一次努力并行的实验中，两辆车刚在一起了，一齐倒了下去！她爬起来，没有接受他的慰问，嗔怒地盯住他：“你——真要命！”突然，她又抑制不住咯咯地笑起来。原来，他的鼻梁上抹上了路畔堆着的石灰，这下像个戏台上的丑角啦！

终于，那天晚上，她改变了对他的一部分看法。那晚，外边下着大雨，她坐在宿舍看一篇杂志上的爱情题材的小说，正入迷哩，停电了。她急得要死！跑到街上去，很快灯又亮了，满街都亮了。她看见一个穿雨衣的小伙子从电杆上爬下来。闪电照亮了他的脸：是小夏。这个平凡的举动把她震了。雨淋湿了她，也没觉得。

不知是他察觉了她对他的态度变了，还是怎么的，从前几天开始，他竟像个老熟人似的闯进投递室来了。

“《日报》到了吗？”他第一句总是这个。

她毫不客气地问：“谁叫你进来？不见门上的字？”

他显出一副窘态。她没理他，他便帮忙给她整理报刊、文件，他一任驱使，指挥。因为有眼色，总算没有被硬赶走。他一直像是盼望什么……姑娘的心乱了……她觉得自己闯了祸了……

此时，她边整理杂志，不时扭头向门口瞧着。她盼望他再来，却又害怕他再来，她心里想着，今天该带雨布，不觉低声道：“讨厌的毛毛雨！”

“啊，快看——”投递员小赵跑了过来，翻着那张《日报》，喊：“夏风！”

她把头探过去。是副刊上的一篇小说作品：《小城街的安琪儿》。署名：夏风。

“你，认识？”她问小赵。

“就是每天这时间来的那个嘛，高挑个儿，白脸，头梳得光光的……”

“呀！是他？”她惊讶得叫出了声。

窗台的虞美人静静地，散着香气，望着她笑。窗外飘洒着细蒙蒙的毛毛雨。一切都收拾停当了。她看时间尚早，便坐下来看那篇小说。

慢慢地，她被小说吸引了。小说中的女主人公——那个年轻、漂亮的投递员，写得多么可爱呀，事迹多么平凡而又感人哪！她从何时起，就盼望有这么一篇小说啊！让那些光知道享清福的青年人看看吧！我的工作多么光荣，多么值得骄傲……

哎呀！这个女投递员的性格咋这么像自己啊！她的脸颊发烫了。有一个青年向“她”表示了朦朦胧胧的爱情（这一点，小说尽管交待得含蓄，她可感觉得出来）。她咬着下嘴唇：“这家伙，咋这么大胆，我得……”转而一想：“人家是写小说，又没提你的名啊！”

你发的哪门子烧啊？”她向镜中照了一眼，忙捂住双颊，为了掩饰心慌，又去嗅那盛开的虞美人花。虞美人、虞美人，你晓得姑娘的心思吗？她把整个身子探出窗外，张开双臂，快乐地欢呼：“毛毛雨——毛毛雨——”

她又踏上了闪亮的邮车。心里感到比哪天都豁亮。天空是那么广大，城街是那么亲切、美好；毛毛雨当然不讨厌了，轻轻地飘、细细地洒，如万点甘露沁入她的心肺。那个熟悉的身影，那姿态，那讨好的笑模样在她眼前一闪……一闪……她在盼！盼！她的手儿比哪天都灵巧，车儿骑得比哪天都俏皮。

当她汗涔涔到了百花巷27号门前时，怎么？他竟然没在？一位老者，大约是他的父亲吧，出来取报了。他扶着老花镜站在那儿。她却痴呆呆地，并不动手。过了一会儿，开始左顾右盼。

老花镜会意了：“你找雨田吧？”

“唔……啊不——”她嗫嚅着，“他……怎么没来取报？”

“他下乡巡回线路去了。”

“啊……要多久？”

“一个多月吧！”

姑娘的心沉下去了。感到了一种失望后的痛苦。“要是他亲手从我这儿取走这张报该有多好，我会分享他的快乐！”她心里说。将这份报纸递了过去：“把这张……放好……等……”

她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空：“讨厌的毛毛雨！”

倏地，长虹似的高压线在她的眼前闪现。高压线，跨越农村的山、水、庄稼……高压线杆上有一个人，他在给大家送去光明……

几条小鱼被串起来，被盐轻腌过，吊在屋檐下晾。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，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，倒油之后，她舌头飞快地在瓶口绕一圈，抹布一样。

► 严歌苓

## 母亲与小鱼

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。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。那些修长的手指，那个略驼的背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，后来都是哥哥的了。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。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这个人。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。连母亲的歌喉、美貌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。母亲那时包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，风头足极了，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，被她编成这样，弄成那样，什么佩饰都不用，却冠冕似的华丽。十八岁的母亲，眼睛骄傲天真，却是有了一个人。

这个人是我的父亲。一天她忽然对他说：“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？”

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，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，或者去画